

《哲学史》

第45章：伯克利对反对意见的回应，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好的，回到乔治·贝克莱的话题。我希望上次讲完之后，大家对他的哲学立场及其论证应该能比较容易地理解。你可能一开始觉得他试图证明的东西相当牵强，但当你了解他的论证方式后，我认为它的合理性几乎会提升100%。也就是说，如果他能支持这三个基本的哲学立场，那么他否认物质（或称底层）独立于任何心灵而存在的观点似乎就站得住脚了。

就物质概念而言，它是一种抽象观念而非经验概念，而作为唯名论者，他认为我们根本不存在抽象观念；“物质”一词没有指称对象，你看。所以，当你谈论物质的实在性时，你根本不知道人们在谈论什么。洛克本人也说过，物质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你看。

同样，他的唯心主义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果我们对物质对象的所有认知都源于我们对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观念，并且如果我们从未拥有独立于第二性质的第一性质观念（反之亦然），而且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都与各种观察条件相关，那么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处于同一状态，即它们是主观的，它们仅仅是我们观念的性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任何不变的性质，或者即便不是不变的性质，至少也没有任何客观的性质存在于外部的物质基质中。因此，他的结论似乎是，就经验证据而言，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心灵及其观念，而我们对物质对象的观念也仅仅是由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复合而成的观念，其中并不包含任何物质的概念。所以，唯心主义，当然，如果他止步于此，就会立即遭到反对。

如何解释自然界的有序统一性，尤其是在牛顿时代，人们将自然界理解为一种井然有序的体系，拥有固定的定律、固定的力等等，仿佛一台完美的机器？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此外，如果你的观念并非由外部物质引起，你又如何解释它们？我认为，他的思路非常简单。他的出发点本质上与笛卡尔相同。我认为，我所认为的观念，就是思想的对象，是我们思考的内容。

我思考，我思考各种想法，但他接着说，在我们的想法中，我们必须区分主动想法和被动想法。或者说，自愿想法和非自愿想法。因为有些想法是我主动选择的。

我脑海中浮现的长着蝴蝶翅膀的仙女长颈鹿的形象，是我自己主动构思并组合起来的。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想法是无意识的，例如我们大多数感官印象，它们未经邀请就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意识。这些就是无意识的想法。

虽然我可以主动产生想法，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我能否主动产生想法却完全不清楚，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想法不仅不请自来，而且是不我希望出现的。例如，痛苦的想法。因此，这些非自愿的或被动的想法必然是由我的意识之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

想法是精神活动，必然有精神原因。所以，这个另一个原因必定是另一个心灵。他并不认同心灵感应这种说法，尤其是不相信你会给我提供各种各样的想法。

不，他思考的下一步是注意到自然界的统一性。也就是说，注意到我们经验的统一性。事实上，在我们由观念构建的经验中存在着可预测性。

此刻，在座各位听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常识的世界里。这里讲究的是普遍的秩序、普遍的可预测性、公开的证据等等。

因此，这种一致性的根源必然在于某种更伟大的心智、某种至高无上的智慧、某种无限的精神，即上帝。所以，上帝就是被动观念所必需的另一颗心智。上帝不仅创造了我们的被动观念，他还赋予我们一个有序的经验世界，以及其中所有可预测性。

他不仅创造了我们有限的心智，而且也赋予我们有限的心智以意义。因此，我们的感知成为了一种神圣的语言，是上帝赐予我们的语言，借此我们得以理解事物的秩序，并调整自身以适应这秩序。

如此一来，我们便参与到上帝的理念之中。这有点像是经验主义者所说的，人类的逻各斯参与到神圣的逻各斯之中。人类的心灵参与到神圣的心灵之中。

鉴于我们的经验是上帝拥有并赐予我们的有序观念世界，那么上帝就是充分因，不仅是必要因，而且不仅是万物的充分因，也是所有被动地出现在存在之心灵中的观念的充分因。因此，从这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上帝是自然世界的创造者。

从虚无中创造，以及有限心灵的创造者。嗯，我想这已经清楚了。正是基于此，希望你们已经读过考夫曼插入在第237页、选段开始之前的那首小诗——如果可以称之为诗的话。

你读过那篇文章吗？有个年轻人说，如果上帝发现这棵树在校园里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还屹立不倒，那他一定觉得非常奇怪。就像森林里有一棵树，在无人听见的时候倒下了。它会发出声音吗？还有一棵树，在校园里，在无人看见的时候却依然存在。

如果上帝发现这棵树在校园广场上空无一人时依然屹立不倒，他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先生，您的惊讶才奇怪呢。我一直都在校园广场上。

所以，这棵树会一直存在下去，正如我，忠实的上帝，一直观察着它。所以，世界并不是凭空出现又消失的。不。

它从上帝最初构思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存在于他的脑海中。好的。现在，毫无疑问，你已经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

考夫曼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你的版本。我有点好奇。

你会怎么看待一个出现幻觉的人？是不是上帝在跟他开玩笑？或者当你看到视觉错觉时，不是视觉错觉，而是有人真的出现了幻觉。是的。

看到一些东西，还有其他的。是啊，你说，幻觉其实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它们并非出于自愿。

这是否是他区分自愿和非自愿行为方式的一个例外？我想他会说是的。我不知道他是否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想他会说是的。

某种精神障碍导致我们（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产生各种想法。就像一个想象力过于活跃的人，总是被……你可以说，就像梦境一样困扰。除非他把梦境都解释为上帝的恩赐，而他或许会这么做。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提出的绝大多数反对意见，你都能立刻想到他会如何回应。我只是想问，或许可以更进一步，你如何能看出上帝是世间罪恶的充分必要原因？是的，他确实对罪恶问题进行了相当详尽的论述。

可惜的是，考夫曼并没有收录这些内容。但我认为，在他关于自然知识原理的著作接近尾声时，他以如下方式探讨了这个问题。顺便一提，这是一个非常相关的问题。

因为我认为形而上学唯心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恶的问题。至少从有神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原因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真实的物质存在，没有真实的物理力，那么所有构成恶的问题——肉体上的痛苦、癌症、龙卷风等等，包括死亡——都无法用传统的方式解释。

也就是说，这些灾难是由物理过程造成的，而这些物理过程又是上帝所处的物理环境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触犯了这些物理过程，就会遭遇不测。那么，如果你找不到物理原因来解释这些自然灾害，那就麻烦了。

既然这些事物是以被动体验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你就必须承认上帝直接导致了它们。因此，唯心主义常常难以接受这一点。所以，有些唯心主义者试图通过肯定上帝的有限性来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这权力并非无限。对于一个没有邪恶的世界而言，其可能性是有限的。因此，即便上帝也无法构想出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与我们分享，毕竟他创造的人类是有限的。

其他唯心主义者会认为，物质上的罪恶只是幻觉，更接近于幻觉之类的东西。基督教科学派的观点就介于两者之间，它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事实上，几年前，我有个学生来自基督教科学派背景。当我们谈到伯克利时，他说，你知道，我想，我就是那样长大的。伯克利。

那么，贝克莱本人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当然，他强调的是，自然界正如牛顿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拥有固定秩序的世界。这种秩序不会被上帝随意打断。它本身就是一个固定的秩序。

这种自然界的普遍秩序。他认为，这种自然界的普遍秩序对于指导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环境必须是可预测的。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这一点至关重要。你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从事科学研究，利用自然资源。

它必须有序且可预测。换句话说，它对人类的一切计划、一切目的、一切思维活动都至关重要。而且，这些优势远远大于他所谓的某些不便之处。

所以他运用的是历史上所谓的“大局观”论点。为了更大的利益，邪恶是被允许的。它们被构建在事物秩序之中，也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现在，“特殊不便”这个词似乎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想表达的是，这类问题，即自然界的弊端，是必要的，它们凸显对比，强调美，丰富画面，使我们能够真正看清什么是善，并追求善。换句话说，人类经验中既有快乐也有痛苦，这本身就如同上帝的导师，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如何为人处世。

当然，这正是约翰·洛克在谈论伦理学时所提到的一点。他认为，快乐和痛苦提供了一种奖惩机制，在学习分辨是非对错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内在的约束作用。因此，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痛苦和恐惧对我们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这是一种“大局论证”。当然，这本质上与基督教有神论者几个世纪以来用来解释自然灾害的论证相同，即“大局论证”。

所以，虽然你可能会说这对理想主义者来说尤其成问题，但好吧，如果一个理想主义者能够运用“更大利益”的论证，那么他的处境并不比其他人更糟。至于人类的罪，他的观点非常明确。你看，这就是我们积极参与的观念。

会对其他人造成什么影响，上帝会根据你意图对其他人的影响来安排他们的遭遇。所以，自由意志论证和更大利益论证结合起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难道不会认为自然界的恶行也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吗？是的，他似乎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人类天生必死吗？这未必能推导出来。或许，死亡的体验是上帝在人类堕落之后赐予的。

现在，我不认为他讨论过这个问题。至少，我不记得他讨论过。哦，是的，是的。

但是，你看，无论你怎么解释你提出的问题，它都源于堕落带来的自然之恶。事实上，任何有限的物质存在都高度依赖于环境。亚当也可能从一棵正常的树上摔下来，摔断了他那愚蠢的脖子。

你知道吗？我不认同自然之恶始于人类堕落的说法。除非花园的地面是无菌的，否则很明显，每次有人走动，都会踩死虫子。如果动物死亡是自然之恶的一部分，那么，你看……

好了，大卫，现在想想。你觉得，要活跃一下思路，你觉得贝克莱会如何回应道成肉身这个概念？我先从简单的说起。你觉得他会如何回应这个问题？你是说上帝没有创造天地？那么，贝克莱会怎么说？嗯，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难在贝克莱的理论中找到继承人的原因，因为尽管他看起来做了很多，但实际上他做的很少。

他所做的只是去掉了中间那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意思是，好吧，上帝要么真的赐给我们肉身，赐给我们所有这些物质的东西，然后把我们放在这里，这样我们就会拥有所有这些感知。要么他只让我们成为灵体，然后直接把所有这些感知塞进我们的存在里。

我的意思是，谁在乎呢？反正结果都一样。上帝创造了一切，现在轮到我们的了。是啊，你看，上帝创造了天地。

那么，你该如何用伯克利式的语言来翻译呢？或许直接说“伯克利式”更容易些。你会怎么翻译呢？嗯，大概是这样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上帝创造了有限的心灵，并开始赋予他们有序的自然体验。那么，他会如何解释道成肉身呢？也就是说，基督以肉身显现在我们中间。

那么，什么是肉体呢？用伯克利的话来说，肉体指的是被动接受的某些观念和经历。明白了吗？所以基督在这方面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完全的人。由女人所生？是的，就像你一样罕见。

你看，因为他并没有否定任何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他所做的，只是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隐藏在我们经历背后的终极现实。我当时正想问，但她很快说，我们之所以会形成被动的想法，是因为上帝在利用它们。

这是否意味着耶稣也接受了被动的观念？是的。是的，这正是他道成肉身时人性的一部分。如果他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这正是我们一直以来对道成肉身的理解。

你看，纵观教会历史。如果他完全是人，他就会像我们一样经历各种事情。是的。

所以，你无需改变对基督尘世经历的看法，就像你无需改变对自身经历的看法一样。你经历的和耶稣经历的完全一样，他也一样。明白了吗？是的。

这不是反对意见。好吧。我实在想不明白，要真正了解他人的本质该如何实现。

如果上帝显然没有让你变成我，那么你肯定以某种方式让你变成我。你是说了解他人的想法吗？是的。我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好的。

他人有着大致相似的观点。好的。现在，让我们回到笛卡尔的观点，因为那里给出了最显而易见的答案。

在笛卡尔的理论中，身心是结合的，对吧？所以，对于另一个人，你也看到了身心的结合。现在，在笛卡尔的理论中，第二个身体的外观或行为的物理变化会产生因果影响，从而导致第一个身体的生理状态、大脑状态和感官刺激发生变化。

由于身心互动，这会产生心理状态。好的。所以我对第二个身体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类似于我自身对第一个身体的体验。

所以，通过类比，我认为第二个意识的心理状态与身体状态相关联，就像我的心理状态与我的身体状态相关联一样。好的。所以这是一个类比论证。

M1之于身体一，正如M2之于身体二。这是我的直接经验告诉我的。我也同样知道这一点。

我也知道这一点。因此，通过类比，我可以推断出这一点。好的。

现在，约翰·洛克也是如此。正如我所说，约翰·洛克对心灵实体或物质实体的看法不像笛卡尔那样明确。但无论如何，就经验而言，两者是一致的。

现在，当伯克利出现时，情况又怎会有所不同呢？你会明白的。如果我拥有身体二的体验（感谢上帝），如果上帝赐予我身体二的体验，以及身体一的体验，那么，只要存在类比，我就能大致了解心灵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明白了吗？尤其因为某些身体活动是发出信号或发出声音，所以当我听到你说“我对此感到困惑”，你看，如果我能认出这些词是我使用的词，那么我就可以通过类比了解你心灵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不仅是语言，其他身体行为也是如此。是的，这是常态。只要你采用这种表征性的知识理论，情况就会是这样。

毕竟，乍一看这确实是个难题。我该如何进入你的内心，理解你内心的想法呢？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因为按照这种思路，我们似乎只有通过类比推理才能了解他人的想法。你看，在我看来，我们对他人想法的理解，大部分并非源于论证。

这是一种即时的识别。是外貌特征唤起了识别，而不是为推断提供了前提。明白吗？所以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类比识别，而不是类比推断。

但即便如此，对于一些来自19世纪欧陆哲学传统的学者来说，这还不够。我们稍后会谈到黑格尔，他们想说，我只有在与另一个自我，也就是我的另一个我，进行某种辩证关系时，才拥有自我意识。明白吗？也就是说，主人只有在奴隶面前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主人身份，而奴隶也只有在主人面前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奴隶身份。

你明白了吗？所有人类自我理解都是如此。所以，最初的经验，经验的基本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并非笛卡尔式的。它不是第一人称单数。

我经历之前。你看？这就是它在19世纪的发展过程，马丁·布伯的“我-你”概念也由此而来。你看？他说，“我-你”是原始的基本词。不是“我”，也不是“你”。

我想，我们。而他们现在所做的，正是打破了18世纪那种将我们所有人凝聚成原子般的个人主义。

社交原子。布莱恩，又是你。简单说几句。

我想更确切地说，控制权在哪里？我的意思是，我能理解你的思想如何影响我的思想。是的。但你只是上帝强加给我的众多观念之一，就像树木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吗？还是说，我实际上也影响着你？不，我本身就是一个思想体。

你很有思想。我也有思想。我的思想不仅仅是一个想法。

我的思想是真实的。世间万物皆由思想和观念构成。他并不是说世间万物皆由观念构成。

思想。那么上帝控制……你看，我试图……上帝控制你的思想，我的思想吗？对，正是如此。上帝控制你灌输给我的东西，还是你决定你灌输给我的东西？不。

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只要我是自愿尝试向你传达某些信息，那就是我自愿做的。是我做的。

但就你听到的声音而言，你看，这是上帝的作为，而不是上帝主动的。你看，这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偶因论。我想要说话，就是上帝让你听到声音的契机。

不仅是想做，而是选择去做，付诸行动。如今，非物质实体。心灵、灵魂和笛卡尔是同义词。

心灵，也就是灵魂，是一种非物质实体。当然，这未必适用于中世纪或古代，因为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灵魂”一词的含义更为广泛，指代生命本身。但是，在中世纪和古代被称为理性灵魂，即能够独立存在的实体，到了笛卡尔时代却被简单地称为心灵。

洛克是这样使用这个词的，贝克莱也是这样使用它的。这与当代心理学中“意识”一词的用法不同。在当代心理学中，“意识”仅仅指代意识本身。

这不是有意识的行为，而是意识本身。关于罪，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是惰性的、不活跃的……不，并非所有观念都是如此。

是否存在某种精神或意志？是它们使那些活跃的思想得以产生吗？你看，活跃的思想是我发起的。明白吗？现在，无论你认为“我”是思想、精神、灵魂、意志……好吧，就是我，那就是我。是我做的。是的。

是的。心灵，这强调的是有意识的理性存在。精神，这其实是一个定义模糊的词。

在这种语境下，它几乎只意味着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它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事实上，对于我们第一学期遇到的某些人，你还记得吗？比如霍布斯，它仅仅意味着某种稀薄的、物质的、气态的存在。

在古代，“灵魂”指的是生命。在这里，它等同于理性灵魂、心灵，即非物质部分。而意志，当然，是心灵的一种能力。

意志、理智、心智能力。意志会导致罪恶。其实，意志就是自愿行动。

对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做了什么，我一定会报复的。

我是克里斯汀，我要这么做。我要在第一次考试中给她打F。你看，如果我做了什么恶意的事情，那种恶意，嗯，那其中就涉及到意志行为了。

这不仅仅是脑海中浮现这个想法，而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实现它。所以它们都是不同的思维模式，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不，不一样。侧重点不同。“心灵”是讨论身心问题、笛卡尔二元论等等时常用的术语。

“精神”一词在19世纪被广泛使用，因为它蕴含着更为动态的意义，有时也指非物质的存在。“灵魂”一词在那个时期几乎等同于“心灵”。重点在于永生。

而“意志”是一个功能性术语，它是一个功能性术语，而非实体性术语。这三个词都是实体，是实体性术语。

你非物质的那部分。明白了吗？埃丝特？嗯，这其中有很多种思路。

第一，回到唯名论，物质这个词本身并不指代任何事物。它没有经验意义。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又怎么能说它存在呢？你看，他为什么说它不指代任何事物呢？因为物质是一个抽象概念。

它有红色，有方形，有光滑，有圆形，有嘈杂。但物质究竟是什么？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洛克会说，我们从所有这些其他物理事物、物理经验中抽象出了物质的概念。你抽象的是什么？你知道，如果它既不是红色也不是蓝色，既不是方形也不是圆形，既不嘈杂也不安静，那就什么都不是。

没错，他并没有声称拥有无限的知识，但我认为，如果你肯定物质的存在，他会说你是声称拥有你并不了解的东西。你涉足未知领域，远比否认物质存在的人更甚。再说一遍？哦，他认为有可能证明上帝的存在。

但你无法证明物质的存在。记住这个前提。你看，从笛卡尔开始，这就是这个前提。

我们直接认识到，心灵拥有观念，这些观念据称是关于物质世界的物质、其他心灵以及上帝的观念。而根据笛卡尔的说法，我们必须……证明这三者都存在。嗯，你看，笛卡尔认为我们可以证明这三者都存在。

伯克利的意思只是说，不，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我们仍然可以证明其他部分。明白了吗？现在，你想知道他的论点是什么？第一点，关于抽象概念。

其次，关于主要品质和次要品质。是的，女士。哪种可能性？他会如何回应？我想我是在试图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他会说，自然界的秩序井然，它为人类需求提供的丰富资源等等，都充分证明了造物主的智慧、力量和善良。是的，女士。是的。

是的，这是那里的标准论证思路。关于上帝存在的因果论证对上帝有何启示？请记住，上帝是善的概念也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柏拉图。上帝就是善。

什么是“好”？嗯，从这个意义上讲，“好”就是大自然所渴望的理想状态。是的，女士。是的。

所以，我想你会说，如果“上帝”一词的定义本身就包含善的成分，那么贝克莱很可能就是在说上帝是善的。上帝的整个概念都与善有关。谈论一个邪恶的上帝，就不是在谈论上帝。

你看，这是在谈论非神的存在。我这么问是因为这有点让我想起……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因为我们还没学到那部分，但在入门课上我们讨论过“大脑在后脑勺”的说法，以及这种可能性，听起来有点像。是啊，只不过不是缸中之脑，而是真空中的心灵。

是啊，是啊，你就是很难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好吧。

我有一个关于物质概念本身的问题。就我目前的理解而言，我认为物质是由微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包含电子、质子和一个原子核。所以，当我想到物质时，我认为它否定了物质会发生变化。

很好。它构成了一个坚实的东西。是的。

我们现在是否理解了物质是真实存在的物理实体，就像微小的粒子一样？就像少量水冲进一杯水里，带出沙粒一样。嗯，我认为沙粒本身虽然很小，但当它们聚集在一起时，就构成了某种东西。是的。

有时，19世纪到20世纪的科学思想史会被这样概括：物质的非物质化。物质的非物质化。你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因为在18世纪，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微小的物质颗粒，是不可分割的物质，明白吗？

嗯，随着我们开始讨论原子结构，随着我们开始看到 $E=mc^2$ ，物质并非终极存在，情况就发生了改变。物质守恒定律，即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也就是牛顿物理学，让位于能量守恒定律。所以，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现代物理学对物质的概念与18世纪的物理学已经截然不同了。

话虽如此，很多事情可能取决于你如何处理亚分子粒子的理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固体颗粒吗？还是具有颗粒状行为的能量脉冲？所以，不，我认为，这是贝尔克尔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我认为这比他之前所说的任何观点都更具深远意义。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牛顿的物质概念是否具有任何经验基础，任何科学基础。

现在，我们一直专注于他关于物质的论述，但在你读到的他对反对意见的回应中，你可能会注意到他不仅谈到了物质，还谈到了力、空间和时间。那么，如果这四个关键的牛顿概念都缺乏经验基础，牛顿声称自己从事的是经验科学又该如何解释呢？牛顿科学是否存在任何经验基础？贝克莱认为不存在。大卫·休谟也认为不存在。

康德的答案是否定的。这意味着，当后牛顿科学开始发展时，其基础已经具备。现在，还有一点，我本来想说“怪异之处”，但在这个节骨眼上用这个词太接近怪异了，不宜在此赘述。

一个细节问题，那就是物质本身被认为是被动的、惰性的，还是具有某种力量或潜能，并且正在发生变化，无论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你看，很明显，在伯克利，重点在于被动。

是的，非常被动。在一些欧陆思想家那里，它变得更加主动。

当然，在莱布尼茨的理论中，物质并非基本力量，而是具有活动性的存在。但是，这种将物质视为被动的、缺乏任何能动性的观念，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传统中早期的物质观念截然不同。是的，先生。

哦，你可以在德谟克利特的著作中找到它，他是古希腊的原子论者。昨天下午，莎拉·迈尔斯在科学史课上说，到了卢克莱修——罗马的原子论者，相当于德谟克利特——的时代，物质就被认为是活跃的。好的。

但对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秉承这一传统的中世纪学者而言，物质即潜能。去掉末尾的“y”，物质就变成了潜能。是的，先生。

它具有天然的潜能。物质本身蕴含着目的论。一种内在的塔洛斯。

因此，随着科学革命的到来，机械论科学的引入导致目的论自然观的丧失，物质的概念也随之改变，变成了一种裸露的、被动的、基础性的东西。而贝克莱看到了其中的问题。好的。

好的。关于问题还有其他要说的吗？比如死人复活？嗯，他谈到了这个问题。是的。

这很简单。你知道，如果你看到有人从死里复活，你会看到什么？伯克利说，是的，这就是上帝所赐予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你从死里复活，你会经历什么？嗯，这也是上帝所赐予的。

区别在哪儿？你看，物质本身并不会改变任何经验事实。换句话说，贝克莱试图坚持的立场，就是只接受经验证据支持的观点。还记得洛克的证据主义吗？他认为我们应该根据证据来调整自己的信念。

伯克利大学采纳了他的建议，将信念与证据相匹配。好吧。

我希望你仔细阅读他从第255页开始对反对意见的回应，大约有20页。如果你想了解他对神学反对意见的回应，请查阅他的《自然知识原理》完整版。

它们都在那里。你遇到的任何神学问题，至少在他看来都是如此，伯克利回答道。好的。

现在，请允许我花几分钟时间，先简单介绍一下大卫·休谟，以便大家能快速入门。当然，英国三大经验主义者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

或许可以尝试快速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洛克似乎是一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者，也就是说，他认为身心都是一体的。

虽然贝克莱在这方面不像笛卡尔那样斩钉截铁。他是唯心论者，不认为身心同等重要，而只认为心灵及其观念重要。

休谟对一切形而上学知识都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不为任何形而上学立场辩护，也不为身心二元论辩护。

他既不提倡唯物主义，也不提倡唯心主义。他认为我们对事实一无所知。

也就是说，它对现实本身一无所知，对超越当下经验的事实也一无所知。换句话说，如果模型认为心灵拥有观念和经验，而这些观念和经验又向我们呈现外部事物，那么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休谟认为我们对经验之外的事实一无所知，这意味着我们对外部事物也一无所知。而且，他还会说我们对心灵也一无所知，因为心灵是超越我们经验的实在。所以，我们所知的只有经验。

他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对此持怀疑态度。或者他可能持有某些信念，但缺乏相关知识。

因此，鉴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经验，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休谟也是一位现象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现象、表象，而非实在。现在，既然我们已经这样理解，并将其置于表象理论的框架下，你就能预料到他的论证会是什么了。

也就是说，它与贝克莱的理论非常非常相似。休谟沿用了贝克莱关于我们对物质的认知和我们对因果力的认知的论证。是的。

他对我们对心灵的认知和我们对上帝的认知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也就是说，其中涉及的因果推断是不充分的，它们并不能证明这一点。

这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正如你所记得的，洛克所发展的伦理学，他认为这种伦理学可以从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中得到证明。从人性本身出发。如果我们不了解人性，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呢？因此，休谟也否定了约翰·洛克的自然法伦理学。

如果他仍然想成为一名经验主义者，那么他会转向什么呢？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他不会转向对人性的经验性认知，而只会转向我们自身的道德情感和感受。因此，在伦理学上，他变成了我们所说的伦理主观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道德判断的基础在于我们的道德感受。

是的。当我说某件事不公平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当我看到你我之间的相似之处，看到你受到的待遇时，我会感到痛苦。因为我知道这也会伤害到我。

于是我哭喊：不公！这意味着，哎哟，好痛。伦理主观主义者。因为在发展一种不做任何形而上学判断的现象主义时，你就没有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

因此，伦理学必须找到新的方向。霍布斯和洛克的一些思想脉络可以被借鉴。你会注意到，他们都提到了快乐和痛苦，认为它们在我们的道德认知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因此，像休谟这样的人，就把道德经验中的这些经验要素拾起，并实际上作为其伦理学的全部基础。所以在阅读休谟的著作时，要考虑到这一点。他声称自己不知道，怀疑论者就是那种会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了解”的人。

他不是那种会否认某件事，说我们不知道的人。即便他不知道，他仍然可以基于其他原因相信某些事情。他相信物质的存在。

贝克莱不这么认为。他相信物质的存在。他不相信心灵和灵魂的存在，至少他似乎看不到任何现实依据。

他对上帝的态度有些矛盾，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和解读他的著作。但信仰的根基究竟是什么呢？信仰并非逻辑推演或经验证据的结果，而是心理过程的产物。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信仰的心理学层面，而非证据的逻辑层面。

所以，当你读休谟的第一章时，你会发现他说，要做一个哲学家，但在你所有的哲学思考中，仍然要做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嗯，他没说“女人”，那是我补充的。他说的是，“保持冷静，做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换句话说，人性中有一种东西让我们无法在不相信的情况下离开。尽管哲学又会提醒我们，它们缺乏逻辑证明。所以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好的，我们周一会更具体地谈谈大卫的事。